

昭

代

興

助



新

子

如

夢

PDG

卷二十三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

金陵周曰校刊行

孝宗敬皇帝

戊午十一年春二月皇太子出閣講學

兵部尚書馬文升言太子國之儲貳天下根本宜擇老

成純謹之士以資啟沃不宜雜以浮薄之流恐虧損聖

德上嘉納之

三月進內閣徐溥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劉健

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議身殿大學士李東陽太子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少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謝遷太子少保兵部尚書

牙閣大學士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馬文升為少傅兼太

子太傅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屠浦為太子太傅太子少保

刑部尚書白昂為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璫工部尚書徐貫左都御史閔正為太子少保○以在

政改為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太監李廣

建毓秀亭於萬壽山

宮中皆歸咎於廣

戶部侍郎劉大夏致仕○下監生江琰于詔獄尋釋之

是月監生江琰奏言劉健李東陽杜絕言路掩蔽聰明

科道指陳時弊并劾奔競交結

當類多可採而乃漫無可否

未由此事皆臣等因循將順

俯從輿論別白忠邪明下實

騰章言之下其言乃至於此

等又上疏力攻塔得釋

夏六月有熊入京師西直門

是夏京師西直門熊入城守衛

司馬文升謂野獸入城非宜既

事以衛盜賊何孟春謂同列曰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須慎人同列莫曉木幾城內在

問孟春此於占出何書春日金

紹興己酉永嘉屠數日有熊自

則謂其倖趙允紹曰熊於字能

燒官民舍十七八余憶此事而

秋七月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

致仕○八月總制寧夏甘涼軍

御史王越卒○復封陝巴為

是年越出河西取陝巴至甘州

寫亦虎仙畏兀兒奄克字刺哈

巴奄克字刺罕慎弟也恨土魯

巴奄克字刺罕慎弟也恨土魯

軍懷女也先主刺妻陝巴結好於本兄字刺未幾趨卒是秋賜陝巴大帽蟒衣玉帶象笏復封爲忠順王放寫亦涌速兒等西歸特哈密三種人久苦土魯番不願還馬文升請許半留肅州往來自便

冬十月乾清坤寧宮災詔求直言

朕惟天道人事相與之機捷於影響甚可畏也邇者上天示戒災異頻仍乃弘治十一年十月十二日清寧宮災中夜達旦朕心驚懼寢食靡寧慮有愆違上千和氣修省數日莫究所由茲特靜心竭誠遣官祭告天地太廟社稷山川國文武群臣有官守言責皆與朕共天職者宜各省昭思咎去垢滌汚殛心効力毋得因循怠玩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三

若罔聞知凡百司弊政姦貪顯跡及一應軍民利病皆直切指陳無有所隱以助朕屬精之治答上天仁愛之心綿國家億萬載隆長之祚欽哉故諭○內閣大學上李東陽等上疏曰近年以來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甚或以爲天道茫昧變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說或以爲天下太平患不足慮此乃誤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爲弭災此乃邪妄之術或以縱囚釋罪爲修德此乃姑息之計爰感聖聽莫此爲甚蓋賄賂公行賞罰失當紀綱廢弛賢否混淆工役繁興軍民困憊下情不達上澤不宣愁嘆之聲上下和氣災異之積正此之由也○時議修清寧宮有欲調役山東七千人者戶部尚書周經曰山

東歲歉民食民不可輒動也請以戶部羨銀僱役

不監李廣有罪歟

清寧宮災有謂亭建年月不利犯坐殺向太歲故有此災太皇太后怒云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興工動土致此災禍累朝所積一旦灰燼廣懼欲燬死計聞上意其所藏必有奇方秘書郎命內侍搜索奉命者遂封其外宅搜得一帙納賂簿籍首進之簿中所載某送苗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千石通計數百萬石上因詢左右曰廣所食幾何乃受許多米對曰黃米卽金白米卽銀因悟濫賊如此遂籍沒之科道官請將簿籍按名究問凡與名者惶惶危甚各自星夜赴戚曉求救不期而會者凡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四

十三人月下見簪影重重而一人獨采女簪事雖得寢而納賄者之名一一盡傳於朝野現類惟甚久而亦安然無復羞媿矣賴上英明終漸去之壽寧侯張龜齡請加畝稅不許壽寧侯家有賜田河間數百頃詭賜額并得附近民田又千餘頃又乞畝加稅二分戶部尚書周經曰河間地多沮洳歲無常收頃因久旱卽耕遛難一遇淫雨遂成溝壑荷指目前輒增畝稅貽累貧民轉爲流徙且王府賜田畝稅二分外戚不宜獨優又聞茂陵妃家私田與民田比一切還民壽寧家不宜獨異疏三四上會雄縣有以乏准地畝爲東宮庄者上念經言漸共奏抵罪

十一月南京戶部尚書奉紘致仕

已未十二年春正月忠順王陝巴還令密

是年春陝巴至肅州畏葸虜不肯出關守亞達參將率

兵護行又賞赤斤蒙古諸番令逐程防護至哈密是夏

寫亦虎仙致賞賜於土魯番遂與土魯番諸夷使入京

朝貢

三月賜進士倫文叙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

遼寧唐王府禮部右侍郎程敏政給事中畢景林廷玉下

詔得敏政致仕景廷玉調外

先是敏政與李東陽主會試未揭榜景廷玉致政受賂

題詔下景獄命東陽等重閱試卷詎揭榜同考試官給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五

事中林廷玉復疏敏政場棚卷可變六事上之遂與敏

政並下獄會官廷鞫點紫子唐賓徐經等十餘人今敏

政致仕調景南京太僕寺典簿廷玉海州判官程敏政

尋償卒

五月陞刑部侍郎張敷華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江

北○陞德安推官胡世寧爲南京刑部主事

世寧內召承勅魏校余祐友善相切磨問學時稱南都

四君子嘗上言曰竊惟士風之邪正係天下之安危今

我國家承平日久朝士安於榮養狃於因循廉節掃地

趨媚成風以通達爲高致以廉退爲矯敵以推多辟事

爲老成以無驅和光爲忠厚其群居言議所及志所

存不日陞官則曰成家有語及觀事當憂民瘼當

若則衆怒辟猜百舌排斥不已生事則曰好名便必無

所容身而後已至於所過地方則謂有司參趣其速以

爲賢否事或回還原籍則視官府燭托行否以爲毀譽

以此賢否是非是非倒置天下不治民生不安何莫非

由於此此等風俗可不亟思所以挽回之乎○袁氏

曰士君子磊砢自許望而畏之莫非聖賢古訓一旦廢

而登之於朝乃毛履其平昔之所嘗讀誦而依違於衆

人之常談今士大夫相與敘寒暄道往舊之餘或談星

命或論相術或指畫地里或以職任之失冷爲憂喜或

以陞遷之遲速爲欣戚蓋至於京師之中縉紳之士其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六

所競傳以爲美談者必曰園墓金華西社詩左傳文悉

相尚以爲高致而若德成敗生民休戚國體弛張辭或

繁其懷焉是故東方朔矣廷隊而入以朝于天子朝既

退矣復逐隊而入以升政事堂大臣坐鎮雅俗小臣僅

守簿書上下相安苟卒歲月至於數世屬俗無說焉群

聚而談有不安于流俗而稍自振振者則衆共公譽而

稽不曰邀名則曰立異而相與詆排之嗚呼士風如此

已計得矣如國家生民何

六月闕里先師廟災○以傅瀚爲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

掌詹事府事○陞浙江右布政使雍泰爲右副都御史

巡宣府

泰在浙江時勢豪鬻販私鹽鄉人效尤幾至千輩盜竊橫行泰先收勢家人抵罪於是群盜悉平擢副都御史巡撫宣府有叅將李稽不法部下狀其惡泰具章將聞於上稽跪堂下乞受責圖自新泰曰此亦軍法也縛下杖之三軍股臂已而稽諸泰於時相而言官遂劾泰以擅辱將官罷還居韋曲別墅不涉城市

以吳寬爲東宮講讀官

寬以成化八年進士第一人歷官翰林坊詹侍康陵東宮宮中佳賢不欲太子近儒臣數移事間講讀寬率宮僚上疏曰仰惟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歲不過數月一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況又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七

間有推移時或罷歇古人八歲出就外傳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借曰習讀於內終不若就傳於外上嘉納寬進講閑雅詳明意存規諷至理亂邪正安危之際猶及復朗誦冀開悟

陞國子祭酒林瀚爲吏部右侍郎謝鐸爲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祭酒事○冬十月虜寇榆林寧夏大同○十一月上

高王宸濠嗣封寧王

寧康王覲錫庶子曰宸濠其母馮針兒故娼也弘治八年宸濠封上高王至是覲錫卒宸濠嗣王宸濠輕佻無威儀好弄喜兵嗜利徇色凌宗室瀆亂無禮養外士爲盜江湖間及劫郡邑府庫財萬計術士李自然李日

芳矣言宸濠骨相天子也宸濠嘗時詢中朝事聞言輒喜聞言上明聖朝廷治卽怒不應因以罪削護衛十二月南京兵部尚書張悅致仕

庚申十三年春正月虜寇神木堡○命刑部尚書白昂會九卿剛定問刑條例○以林俊爲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夏四月以張元祿爲翰林學士○帝御平臺召內閣大學士劉健等議諸營提督官去留

時成山伯王鑑寧晉伯劉福逵安伯陳韶皆准辭還以保國公未聘惠安伯張偉新寧伯譚祐爲京營總兵英國公張懋鎮遠侯顧濤提督團營

五月甲寅朔日有食之○彗星見○吏部尚書屠滸戶部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八

尚書周經禮部尚書徐瓊刑部尚書白昂工部尚書徐貫並致仕○召南京兵部尚書倪岳爲吏部尚書改右都御史侶鍾爲戶部尚書陸寧詹事禮部右侍郎傅瀚爲禮部尚書改左都御史閔珪爲刑部尚書陸工部左侍郎曾鑑爲工部尚書○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左都御史鄧廷瓚卒

兩廣自成化初韓襄毅平寇後開府梧州率以憲臣有才望及官尚者總督軍務兼巡撫廷瓚性不瑣瑣益思安靜爲治屬吏有賢者輒薦舉或不蔽特去一二太甚者奏除諸凡吏曰祿奉出于民徒費顧爵蠻以劫掠爲常往往出沒闕楚諸郡廷瓚言都御史金澤巡撫偏

方非宜。以江西一省付澤使二司。無節制。馬錢糧可以調度。以廣東瀧水為賊巢。立即其地設千戶。所謂軍守禦。仍以廣東瀧水屯種為久計。其墾於群蠻結以恩信。兵不輕出。出則成功。若鬱林川雲鎮大桂諸種作亂。以次討平。其後四合。下縣。幾盜竊發。勢尤熾。廷贊新獲首惡李景光。覃餘及其黨二百餘人。餘悉解散。歸農。廷贊歷官處事。求濟待人。不疑雅量。如莫境其際。至所設旆。動中機宜。其中明炳人亦莫能及。卒贈太子少保。諡襄敏。

起劉大夏為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火備寇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九

大同宣府以平江伯陳鏡為平虜將軍。侍郎兼都御史。許進提督軍務。師禦之。○分遣文武大臣守關。

火師本小。王子部落而強悍。既屢寇邊。復討者。日發盛

跋扈。與小王子爭雄。長數寇近邊。京師戒嚴。乃令都督

李澄守潮河川。張晟居庸關。襄城伯居鄭茶。荆關侍郎

李介經略宣大。王守義黃花鎮。天壽山及居庸白羊關。

史琳倒馬關。

六月改南京刑部尚書。蘇珊為左都御史。加兵部尚書。馬

文升少傅。刑部尚書。閔珪太子太保。○河決曹單。○秋七

月虜寇榆林。平江伯陳鏡以失律罷還。保國公朱憚代之。

○許進致仕。○吏部尚書倪岳上西北備邊事宜。

住歲虜酋毛里孩猖獗。犯順。竊入河套。窺伺延綏。乘時寇掠。既而阿羅出。寧羅忽。亂加思蘭之眾。適茲效尤。蟻結據伏。數年之間。大為邊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於駐劄。腹裡之地。道路曠遠。難於守禦。是以轄於榆林者。吾狐山。寧塞。安邊諸路。轄於寧夏者。若花馬池。興武。高懷。靖城諸路。皆其入寇之所。迤東則延安。綏德。鄜州諸路。迤西則環慶。平涼。固原諸路。皆其搶掠之處。控眾鼓行。長驅深入。遠者逾百千里。近者不下數十百里。男婦悉被其虜。畜產為之一空。村落荒涼。疆場擾動。而沿邊諸將。賢否不齊。或嬰城以自守。或擁兵以自衛。輕銳者以無謀而緇。怯懦者以無勇而還。遲既不能折其

卷二十三

十

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所以任其源源而來。恣其洋洋而去。遂使之進獲重利。退無後憂。乃者上厯九重之憂。特施九伐之計。既選精兵。以出復命。大將以行。百其大肆。剿除庶乎少。調委託奈何。四年三舉。一無寸功。或曰。臥而歸。或安行以返。乃祈圭僞爵。以優游於朝。行輩與金。以充弼於私室。其軍旅一動。輒報捷音。鳴與盛。官爵輕授。然究其實。而殺傷我之士卒。悉泯而勿聞。與拾彼之器械。則虛以呈數。甚至濫殺被虜之平民。妄稱逆虜之首級。未嘗致其敗北。輒以奔竄而過。為言未嘗有所斬獲。輒以鈎搭而去。為解及夫功籍所載。尚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即權門之厮養。而骨安戰。血膏

野草者非什伍之卒卽世行之民誰復知之良可悼也此大失乎人心復焉致其效力哉况京管之兵素爲輓之法平居不習夫彼三執銳之勞有事安取其斬敵執俘之用臨陣還縮反贖邊兵之功望敵奔潰久爲虜人所侮此宜留鎮京師以杜根本顧乃輕於出禦以贖天威所謂千鈞之弩不以鼯鼠發機者是固不可輕發而亦焉保其必中哉蓋此意也且延綏邊也而去京師遠大同宣府亦邊也而去京師近於彼既有門庭之踰則此當爲陞楯之嚴矣頃以兵部建議遂於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計其相去既遠往往不時人心厭於轉移馬力難於奔軼况聲東擊西虜地代典則

卷二十三

十一

而授而倉庾無升合之人立開中之法則令民輸芻粟而給塩然恃豪右專請託者率占虛名而芻商賈倍蓰之利故官給日濫塩法日沮而邊儲所由以不充也又朝廷出帑藏以給邊者歲爲銀十萬山西河南之民輸輕齎於邊者歲亦不下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矣而不知者遂於養兵之中寓其養徂之智或以茶塩或以銀布名爲堆折糧價實則侵尅軍儲故朝廷有糜廩之虞士卒無飽食之日至於兵馬所經例須應付平居之時一日之數人米一升馬草一束此其常也追遯所過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典守者陰懷竊取之計巧爲影射之謀凡有經歷之方悉開支給之數皆公以營私罔上而病下莫此爲甚者也由是觀之賊勢張而無輯之道兵力敝而無養之之實徒委西顧之憂於陛下誰果爲之盡心者乎及乎捋之建白者之策察之論議者之言則又往往不同紛紛不一故夫據指掌之圖肆胸臆之見者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易通彼此之掎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廢棄既久地形之險易不同况欲復地於河北以爲之守必須稱兵於塞外以爲之助然以孤遠之軍涉於荒漠之地輜重爲累饋餉爲艱彼或佯爲遁逃潛肆邀伏或鈔掠於前驅襲於後頃日持火路行野宿人心驚駭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十一

軍食乏絕進不可得而城退不可得而歸萬無所成一敗塗地必矣其有曾敵愾之心馳伊吾之志者率謂數十萬之衆歲半月之糧奮揚威武掃盪腥羶使河套爲之一空邊陲爲之永靖是非不然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兵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重危而履險微倖於萬一運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况其間地方千里綿亘無際既無城郭之居亦無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遠徙以罷我於馳驅或掩襲衝突以撓我之因循虜酋安望於成擒中國復至於大創失坐勝之機蹈覆沒之轍必矣至有欲圖大舉以建其功者謂之東夷建州之衆北除朵顏之徒乘勝

郭代典則

卷二十三

十三

而西遂平河套夫祖宗之於建州朵顏諸衛不過羈縻之以固吾國耳今若是將使戎狄競至生心箠擊爲之頻壞遺孽既不可盡邊釁於是益多果何有知誠爲無策甚者至謂昔以東勝不可守既以棄東勝今之延綏不易守不若棄延綏兵民可以息肩關陝得以安枕夫以一民寸土皆受於祖宗不可忽也今若是將向而棄東勝故今日之害鍾於關陝而京師爲之震驚賊愈近延綏則他日之害鍾於關陝而京師爲之震驚賊愈近而莫支禍愈大而難揀此實籌謀故爾大謬也嗚乎此倡彼和牢不可移甲是乙非卒莫能合成功既鮮高談奚取焉臣所尤不滿者徒以白面之書生謬同戎兵之

大計以薨中之小見勝筆下之浮辭謂詞誦手益則衆人言而不顧言事斷爲無傷則執已意而不回處置垂方指揮失義若向之圖復西戎既爲苟且之舉以損威而失信近之議制南夷復倡提備之說以起釁而示怯既違居中制外之權且藉以大字小之體推是以往其他可知徒使下以弛於兵機上以壞於國紀又皆此輩舞文之過重貽後悔盡齊之悔者也故以臣論之不若卽古人已用而有成及今日可行而未盡者舉而措之其爲力也少比而論之其致功也多曰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曰增城堡廣斥埃以保衆而疑賊曰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曰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

郭代典則

卷二十三

十四

紀而覘賊情曰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凡此是數者聽其言若迂疎而不切求其効或萬全而可盡惟在行之以誠要之以久何患羈縻之不遠遁邊境之不又安也○其一所謂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者蓋以兵勢患在不合將臣患在無權昔郭子儀潰於相州雖以九節度之師無所爲力曹武穆下江南副將以下皆能致其死命成敗之跡蓋可監矣今總兵之官衆戎之將自關以西不下數十取位相等委任略同動有相抗之心衆無相下之意一遇緊急有所調發或妄報烽燧於境內以規免或通申文移於軍前以逗遛欲望此可以召彼彼可以援此豈不難哉又况制於監聽之

人侵成掣肘之患。頭目既多，難令不一。或前却之異向，將既不能專制，下亦何所依據哉？而舉動輒稟於廟筭，往返不免於依違，是以勇者未至於致身以效力，知者未至於竭忠以效謀。此皆任將無專一之權，裁亂乏責成。實政也。臣愚以榆林之地，當河套之衝，東去山西白溝營九百九十餘里，西去寧夏花馬池營五百九十餘里，而花馬池與武高樓三路通不過三四百里，東西所止道路適均。榆林雖有野兵，而寧夏尚非所通，猶不免於偏滯不舉之弊，是以榆林之守近稱得人，虜避而西，遂寇寧夏爲今之計，宜於榆林建置總府，延綏寧夏皆得節制，則指臂之相屬，而得以施運。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十五

動之力，大牙之相錯，而得以立闔閭之勢，蓋東控延綏之咽喉，西負寧夏之肩項，而守之得其地矣。於是選智勇兼資，威望夙著，仁義自守，誠愼不欺者，懸以大將之印，授之總制之權，閫外之事悉以付之，而不爲之中制。監督之任悉爲罷之，而不使之牽制，蓋有如漢用韓信，足以得三軍之視聽，而非試之諛諛幸進之徒也。如宋用王德用，足以褫四夷之魂魄，而非試之猾詐違事之徒也。而在用之得其人矣，尤必要之入任，而緩其近功，求其大略，而宥其小過，推赤心以委托，使無前顧却慮之疑，則其奮勵以建功，敢不至乎？秉乾綱以駕御，使無飛揚跋扈之患，則其忠順以報國，敢不盡乎？

久而益章，威望久而益震，上下相諳，心力不二。若以伺隙則戰勝，而守固矣。西北之邊，隱然以爲長城，而虜之進退，吾皆得以制之。彼亦豈敢無故侵侮，以自取剪滅之禍也哉？○其二，所謂增城堡，廣斥埃以保衆，而疑賊者，蓋以求實效，所以濟物務，虛聲所以懾敵，昔虞詡之在武都，日增兵，示之以強，卒破氐衆。李牧之在鴈門，不事捕虜，謹烽火，示之以怯，亦無亡失。兵家之筭，各有攸宜。今延綏之地，東起府谷，孤山西抵鴈門，保安不過二十五六寨，而止。寧夏業抵於靈州，千戶所不過四五營，而止。遠者百有餘里，近者亦不下七十里，城郭寓遠，居民星散，屯兵雖有其地，保衆則非所賴。況有

昭代典則

卷二十三

十六

二邊墩臺，相離二三十里，加之道路迂曲，傳報不捷。若今花馬池烽火，必歷興武高樓，轉望往迤南，朔城不下七八百里，比及火至，賊已出境，是以當夫人民在田，牧畜徧野，虜騎卒至，一空無遺，往往皆然，可爲太息。臣愚以爲當閑暇之時，相度居民之便，或百十餘家，則築一大城，或五六十家，則築一小堡，城堡之中，民乃自守，少於此者，徒以附焉，更於空際之地，擇其險阻之區，或可如遼東立柵築牆，以爲屏翰，或可如大同宣府，斬崖鑿壑，以爲陷窞，至於墩臺，亦宜增廣，或使直取近，或添置令密，虜將至，卽相傳報，人畜之類，輒收入堡，堅壁清野，使無所恃，且使虜心驚疑，進退無成，但見城堡聯絡，詎

能窺我實虛人畜入堡既不遂剽掠之計城堡倚角又
恐有邀截之虞如是而虜敢於深入以爲邊患者未之
有也○其三所謂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者蓋
以兵屯聚則有仰給之費兵遷徙則有供億之勞故三
代漢唐以來皆藉民爲兵番上遞休其數雖多養贍亦
薄所以維持萬國而威服四夷者用此道也近代藉天
下之民以爲長征之兵遂至用天下之力以事養兵之
役若今延綏之兵二萬二千而騎兵精勇者僅七千人
寧夏之兵二萬三千而騎兵精勇者僅六千人則坐食
冗費者不啻倍之矣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
得不疲乎往者因其戰守不足復調甘州之兵一萬六
千蘭縣之兵五千六百以成延綏復調莊浪之兵三千
涼州之兵三千以成寧夏而遊擊之兵一萬六千則又
往來乎其間夫客兵所在來則紛又歸則聚又日世爲
糧歲費膏騎虜塵未睹於一清軍塵每至於苦乏聯此
故也臣愚以爲城堡之中兵固有常守矣乎居之民則
家使出一兵焉然必三十乃用五十則休侵漁有禁使
無所苦更番有期使無所憚仍稍加之虞備必大得其
驩心於是及其強銳則教習而錐於行伍之正卒或有
疾鵠則罷遣而復於詠畝之間民足其物力資產既切
於已父母妻子復係其心用以禦戎必自致力然小山
西陝西非無民壯但勾補或破其家役使我妨其業編

之尺籍遂同世軍今復僉點恐令家客怨蓋若於已役
者勞而勞之未役者費以以來之明之以大信示之以大
仁守禦止留於本境征調不至於遠行民知效勞之日
有限歸閒之日無窮則亦何所畏而不從乎且團練之
民勇悍純實出於天性稍加簡練悉爲精兵況其生長
村疇熟於採捕勁弩藥矢尤其所長守禦之具此不可
缺臣又聞比歲用兵存懼饑饉延綏之民逃竄終南或
開城以採銀或販私茶以資利殺入劫財肆無忌憚
此實內患警獨外防亟宜簡合信實之臣厚立賞募之
格赦其既往之失開其自新之途應命而至輒加優恤
若邊警寧以居易產器用官爲司給軍撥閒田使
自耕食凡百科斂悉與蠲除誘之以利結之以恩但令
訓習使充守禦既祛腹心之虞且定邊鄙之用二法既
行數十萬之兵可指日而集矣夫民兵既集客兵可罷
與師不妄擾乎老弱之民糧餽不溢及於無用之卒內
馬而仰給無所費者焉而供億無所勞其爲利便益可
知矣○其四所謂明賞罰嚴問諜以立兵紀而覘賊情
者蓋以人君以恩威馭將帥於內將帥以賞罰馭士卒
於外故軍政行而大功集也我祖宗之時名帥大將不
爲少矣其間累勦賊業者或僅加其勲階或止增其食
祿賞雖薄而人心知感者命皆出於朝廷而非命冀之
可致也及乎少誤軍機者或削奪之必加或誅戮之不

故罰雖重而人心不怨者皆斷於朝野之望也。若昔宋藝祖之於曹武穆一劍之何補然秋霜之
王全斌一襲之賜然春陽是以江南不足平西蜀不
足定豈偶然哉。若者毀譽不出於至公而討或由於人
力且功各進者累叨世及之爵喪師債事者不蒙失機
之誅是以由近及遠上行下效三軍之中以萬之眾
要親昵者功未成而先賞罪雖者而不罰孤寒寡者
功高而後祿罪薄而先誅以恩則無可懷以威則無可
畏兵紀於是不立邊功何由可成哉。又况守邊之要
還爲善苟得其術敵情靡遁故曰明君賢將動而勝人
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取於鬼神不可
耶代典則 卷二十三 九

實率數有異勿徇乎情使人喜於三刃而重於犯法則
姦宄無所容績緒有所稽矣。尤必選知勇之人以司
間諜之事申明酬賞之令以待規避之功禮勞既殊於
衆探伺必異於今虜之動靜先可以先知我之戰守亦
可以預計或切營於彼以勞其佚或堅壁於此以避其
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明賞罰之謂也。又曰知彼知
已勝乃不殆嚴間諜之謂也。其五所謂實屯田復漕
運以足兵食而舒民力者蓋以百頃之閒田則足以牧
馬千駒而不知費聚千駒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
百倍此理易曉也。今天下軍衛雖有屯田率事虛文無
補於用關陝一道漕河久廢芻粟之費徑運尤難故民
力雖已大竭而邊儲卒以弗豐有由然也。臣嘗考之宋
臣歐陽修之言曰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趙充國
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思全勝之策能忍以待
其斃至追放罷兵而治屯田於極邊以游兵而防寇抄
曹操屯兵許下時強敵四向以今視之疑其日夕戰爭
不暇然用棗祗韓浩之計數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
地歲得數百萬石其勢振而難田莫如死國迫急而不
暇田莫如曹操然皆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遠
而可行民勞也。又曰今爲西計者皆患漕之不通伊宋
水之耳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漕皆河西至處

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日胡爲而不行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堯路未修其後武帝益修漕河至漕百萬餘石隋文帝時沿水爲倉轉相運致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唐裴耀卿又尋隋跡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爲首焉臣愚以關西之地廣衍饒沃第因人罹兵凶而移流地多廢棄而荒穢餉兵之民苦於重役坐食之辛恥於爲農故人力不勤地力不盡惟此時爲然也今宜變而通之使自食其力盡驅在邊之兵民耕於沿邊之空地牛具粟種官爲貸之歲田之入十一取之則遊手之人無所容久廢之地無不墾矣尤必推任習田之吏彷彿勸農之官優其課最誘之作勞則人之力田者衆而吏之効職者多田利數倍歲穀不可勝用也苟以虜寇侵軼爲虞則當如李牧之謹烽火以存敵趙充國之用游兵以防敵則耕獲自如而虜不能爲吾患也至於漕運尤爲易行今關陝所產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三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石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由此而通卽今鹽船水筏往來無礙且以今戶部所計山西米豆必令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及諸州衛倉河南米豆必令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及諸州衛地皆瀕河可通舟楫踵往古故跡而行免當今陸運之

害公私之利奚啻萬萬也況今河運漕關之北數十里按連漕河可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連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游可通遼寧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迎延綏倘加修濬必可行舟此宏簡令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無險可以水運某處險可以陸運某處可以立倉以備倒運某處可以造船以備裝運於塞悉加導濬漕河務在疏通無憚一時之勞而失永久之利如是則不但三方之困有可紓解四方之物無不可致矣屯田旣廢於實漕運亦復於古土無曠民國有餘財陛下欲有所爲隨所意指惟轉移而用之耳豈遽至區區一方之警而上下狼顧失措以深憂財用之不足如今日者也

陸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王鏊爲吏部右侍郎○以王鏊爲南京戶部尚書○九月以秦民流爲南京兵部尚書朱養機○林瀚爲南京吏部尚書○冬十一月虜寇偏頭關○十二月火節入河套○陞浙江左布政使孫嵩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

辛酉十四年春正月陝西地震○火節寔擒於兵部尚書馬文升上言地乃靜物止而不動動則失其常也考之古典地震乃臣不承於君夷狄不承於中國之兆歷代固有地震未有震於正月朔日者亦未有震

裂湧水如河者此乃非常之異言今所未多見者也
西四隣番虜而延慶二府又與河套密迤朔日地震未
已而胡虜十五日擁衆入寇夷狄侵凌中國之兆亦已
明矣臣聞此異驚愕莫知所措即今小王子部多日
精兵數萬其酋火篩者梟雄桀黠往往以詐計敗
我官軍觀其所存其志非小今海內民困財竭兵疲將
儒文恬武嬉法令不振此正安內攘外之時修德弭災
之日也伏望陛下抵畏變異修省尅責行仁政以安養
斯民重臺諫以廣聞言路府庫之金帛重爲樽節以備
緊急之用無益之齋醮暫免修設以省浪費之繁念錢
糧之空虛止傳奉無例之官閔歲民之艱窘禁奏討有
罪代典則

卷二十三

廿三

命兵部集廷臣計議內修外攘禦虜安邊事宜

兵部尚書馬文升會議上言胡虜爲中國之患歷代所
不能免考之史冊若匈奴之侵漢突厥之擾唐俱有謀
勇之將且得戰守之宜所以終無大患下至五代石晉
失榆關之險契丹得五州之地所以遺患宋室而啟金
人之禍元因而遂有中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掃除胡
元平一四海輿圖之廣亘古所無太宗文皇帝肅清內
難之後神謀睿筭有見於斯則遷都北平聚天下精兵

於京師此實久遠之謀彼時將勇兵強民富財足所以
胡虜款塞入貢關庭自正統初年虜酋也先梟雄桀黠
收併部落遂有南侵之志遣人進貢以窺我虛實累歲
和番以資彼之厚利一旦變盟所以十四年有土木之
禍擁衆南侵圍我京城幸賴謀臣良將戮力同心卒保
無虞其後也先被害虜酋迭爲雄長自相仇殺彼時虜
衆所居地方相去京師千有餘里後虜酋毛里孩等久
犯甘涼漸入河套擾我邊方者十數餘年旣而虜酋
加斯蘭自西域八月渡河入於套內部落益衆累犯陝
西因遭涼州之敗遂寇大同宣府地方永東則西入河
套以圍獵河開則東來大同以剽掠歲以爲常茲者仰

耶代典則

卷二十三

廿四

承聖諭將所議內修外攘禦寇安邊事宜逐一開欵條
陳○一自古凡遇邊方侵擾之巨寇或腹裡嘯聚之強
賊其勢已衆爲患地方必命大臣假以重權方克勦平
若唐之吳元濟久據淮蔡李愬討之連年未下裴度一
往督之而元濟就擒宋之王則叛貝州明鎬伐之日久
未克文彥博一出節制而貝州遂平我朝遼東三衛連
賊爲寇欽命都御史王翱倂往鎮守重以軍權指揮以
下許其斬首遼東遂靜兩廣徭獍久叛欽命都御史馬
昂爲總督總兵憲臣俱听節制而地方亦寧成化初虜
寇久住河套侵犯陝西欽命都御史王欽爲總制總制
之設前代我朝俱有故事今北虜數年以來果則侵犯

大同西則剽掠延綏往往以詐取我官軍去冬大同西路布置三鎮精兵驍將以待賊人期通勦殺以絕後患因無總制大臣所以將不用命使彼未遑大挫以致勢愈猖獗恐生異謀後必難制必須照依王翱馬昂王鈺事例伏望皇上命使文我大臣一員親制大同宣府山西偏頭等三關及陝西延綏各路將官凡軍馬錢糧巡防賞罰俱以便宣處置若賊入河套本官則往延綏賊若過河即回大同隨卽所在調度勦殺使虜賊遠避地方寧靜具奏回京○一將者三軍之司命國家安危之所繫所以自古欲安國家者必以選將爲首務云云今無兵部通行各邊總兵各要延訪不分軍民職官或老

耶代典則

卷二十三

五

師宿儒但有諸曉韜略曾經戰陣者教請至家令其朝夕講論武經七書用兵大意務在得之於心熟之於口凡古兵書所載戰陣攻取無不講求仍要寡者思多走氣勦操演常以無勇爲恥而畫策以過人每以食王爲戒而誓死以立功務俾韜略騎射早冠一時則戮另日加而謀可日益矣此雖不及古之名將亦可少稱六國寄仍通行內外各該坐營副參遊擊守備把總軍政等官各知此意共成其功以圖實用不可苟安下品○一鼓作軍士之勇氣而樂於赴敵必賞勞之有加而致其死力今各邊軍士往來殺賊辛苦萬狀止靠月糧一石度日別無營運養贍若非豐於用度豈能養其銳氣

去春竊賊入寇將官忤勇損折軍士數多人多畏怯少有心仰惟祖宗朝府藏銀帛積千百餘萬專備緊急賞賚之用十分愛惜不肖輕費近因大同等處有警戶部在官銀兩已用八十八萬兵部馬價已用二十一萬其餘若非平昔有積一時豈能措置今戶部見在銀不過百萬兩內歲之銀聞亦空虛較之和宗時十分不及一萬一虜賊未是用兵不已或種真糧草或竊賜軍士或遇災傷賑濟百姓俱於府藏圖支此時未知從何而來不可不慮伏望皇上念虜寇之猖獗前軍士之得禦鼓舞人心必資賞賚今後府藏官銀更加種節愛惜不宜一毫妄費以備軍國緊急之用○一昨得順天及直

耶代典則

卷二十三

五

隸保定八府實畿內近地陝西山西極臨邊境河南山東俱近京師凡各邊有警其糧草馬匹一應軍士俱藉四省八府之民攢運供給必須生養休息存恤撫摩使其財力不匱緩急之際方克有賴近年以來修造不息各部科派木植顏料牲口及燒造官靴等項歲無虛月赴京交納使用銀兩過於交納之物去歲買辦戰馬打逆官刀雖係官錢終累小民况輸納邊報起價過重而山西之民勞苦尤甚緣今虜寇猖獗未遏各邊務草糧米甚不充足正在勞民饋運之際合無行移戶禮工各部將逐年派去前項司府州縣各色物料牲口果品等項通行查出斟酌上請不係緊急之用俱暫停止今後

凡有所派物料暫且分派無事布政司買辦存省前在事司府民力以備供邊凡有取索庶易辦集○一京師天下根本居重馭輕武備不可不修雖有團營軍十二萬例該京衛八萬分爲兩班每班四萬常有一十二萬以壯國威以備征調近年京軍逃亡數多不及原數卽今除欽命聽征總兵官朱暉等所領并奉欽命復選聽征馬隊官軍二萬步隊二萬內步隊多係外衛又該半年下班甚不得用除此之外再無可用之兵况官軍又多隻身艱難今騰驤左等四衛月糧除勇士外見在官軍三萬有餘多係得過之家其各軍餘丁自來不當役見今雖有四衛營操練軍士數亦不少養馬之外儘有空閑緣今虜勢猖獗邊務方殷正當增武備以防不虞之時如蒙乞勅御馬監提督四營太監調取四衛食糧官軍文冊照冊查算若干名逐前見操之數共藝一萬名就在本營分爲四班如法操練居常拱衛京師遇警聽調殺賊庶武備益盛而北虜聞之亦知畏矣○一將官奉命征討不庭與同事官員貴乎協和行事和則謀慮愈同近年以來朝廷命將出師征討夷虜其同事官員多有偏執已見各逞所長互致嫌疑不相協和徒勞王師遠出竟不成功而還以致虜寇恣肆猖獗大爲邊患云云通行各邊鎮巡等官一體以和相處共濟邊患○一法令者風勵天下之重典法令行則人心惧人心

制則文官奉公守法而武官奉公守土而榮榮死未有法令不行而能統攝人心以成治效者也○近年以來法令不行紀綱漸弛各邊大小將官平昔惟知營幹已私罔肯留意邊備一遇失機百計彌縫所以上下因循不知警畏往往誤事視爲尋常伏望皇上自今凡百失機誤事果涉畏怯逗遛嬰城自衛縱賊不殺者必明正典刑以警將來不寬貸尤乞戒飭各邊鎮巡等官各要仰體朝廷付託之重各思自己受任之責撫恤軍士振揚威武嚴飭邊防以禦虜寇仍照依兵部節次奏行事例嚴加操練務使人有敵愾之勇而無失所之虞凡百用度俱從節儉毋事奢靡各路參將等官有不守法生事害軍者訪問得實明白參奏以憑罷黜如此庶使法令大行人心知惧內治邊防不致廢弛○一軍令貴嚴嚴則官軍知畏而易以成功否則官軍怠玩而多致敗績昔胤侯誓師必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行軍貴嚴自古尚之人君命將必曰圖以內募人治之圖以外將軍制之蓋其官軍臨陣有不用命而退縮者徑自誅之以肅人心且萬人之命係於一將若非重以此權誰肯捨死赴敵近年以來朝廷命將制勅所開止曰以軍法從事所以爲將者多避嫌疑軍士雖有退縮未敢輕誅一人以致軍令不嚴往往失機雖罪坐主將無益於事伏乞聖明於聽征總兵官朱暉

等片凡欽命總制總兵官制勅內明開若官軍有不用命退縮者就陣斬之以徇妄生訛言鼓惑人心情罪至重者會同審實亦就斬之其總兵官受命之後將合行軍令各開條款三令五申使官軍曉然知軍法之嚴各思奮勇殺賊不敢畏縮先退○一虜賊之來疾如鷹鷂或東或西不可測度縱馬一馳倏然十數里近來各邊製造小戰車上安神銃鎗砲觀其規模似有可取施之戰車多不濟用蓋欲制人而不制於人此車之造軍之被虜圍以爲自守之計非臨陣可以敗賊之術况邊方之地非山澗則沙磧必用人以行倉卒之間豈能隨馬莫如拒馬鹿角攢竹長牌馬上可以帶之隨軍而行一則可以拒戰馬之衝突一則可以遮胡矢之亂發禦虜急務莫先於此昔吳璘拒金人於鶻頭關實藉此具先該兵部奏行工部成造拒馬鹿角計二千架攢竹長牌計二千面該部製造呈樣後遂停止今北虜之勢日熾我軍每不能勝若不成造二物臨敵何以相拒合無仍行工部照依兵部奏准事例將前拒馬鹿角攢竹長牌照數成造完日暫送九門各樓存放如遇出征領去應用回還照數交收縱雖虜賊遠遁邊方無事亦可以備他日軍中之用○一兵欲勝敵謀貴素定而戰勝可必故孫子曰多算勝少算不勝矧用兵有節有勢善用兵者必審其節勢若士卒奮勇勢如湍水之漂石主將用

兵如鷲鳥之擊物則敵豈有不敗而吾豈能不勝乎今各邊大小將官平時不講戰略不習兵事遇小寇之入或邀其歸路而得其一二或出境掩襲而殺其數級虛張武勢本三五十騎而報作四五百騎本一二百騎而報作千騎所管上司不察虛實輒爲代奏蓋冒陞賞及遇大敵則嬰城自守而一籌莫展去冬大同西路如姚信等是也此等將官終誤邊事而啟禍源况今虜賊竊詐善於用兵若不預畫妙策廣集衆兵乘其機會使彼大遭挫衄豈可輕易遠遁而不重授我邊授之既久必謀南侵國家之患何時得已且宣府延綏防頗固軍馬頗勁未敢久犯惟大同地勢平漫斥壤稀疎加以軍馬未精恐此虜今春渡河仍復侵犯邊方安危在此一舉以臣等度之若數路軍兵俱集中路每日練習遇賊入境每一遊騎兵三千爲一陣可分六陣每一家兵亦可分三陣則爲犄角之勢每陣勢相去數百步賊若擁衆而來必分兵拒我彼賊既分其勢必寡我軍奮勇大擊彼必遭挫彼若併勢攻我我之別陣速來應援彼必不能相顧敗走而遁又恐虜賊請詐聲東寇西或故露其形似犯我之西路我兵不知俱聚於西彼却藏形擁衆入東路無兵以禦彼必得利此尤不可不深爲之慮須平昔每路揀選十分有膽氣乖覺夜不收數十人給與上等善能馳驟好馬月支料豆一石二斗常令遠

出探賊知其所任隨時聚兵藏形以待庶不墮其姦計此則勝虜大略其臨時相度賊勢出奇制勝又在總制總兵各該將官調度施設何如耳若曰我寡彼衆終不與戰則此虜何寺可破乎合無兵部通行聽征督總兵官并各邊大小將官知會斟酌而行務使虜賊遭挫地方永寧克敵致勝固在乎精兵所向無前尤在乎選鋒故孫子曰兵不選鋒曰北北即敗也是知兵不選鋒取敗無疑今大同宣府延綏官軍雖有遊騎兵之選終是強弱相混凡遇大敵多不能支去冬姚信等遇虜不敗與戰亦可爲驗况近來官軍遇敵殺賊人往往爭奪首級不行追賊以故餘賊得以遁去甚有反被賊兵所襲而大敗者此最各邊大弊合無兵部行移聽征總兵官朱暉等所并各邊大小將官所領官軍每千務要仔細逐一試驗揀選十分驍勇精銳者三百員名爲前鋒仍每官弓箭手若干名長牌手若干名神鎗手若干名長鎗手若干名每五十人爲一隊十人爲一伍內選一人爲伍長再選十人分目爲隊記籍在官其馬匹亦選上等等者給與凡遇賊人令當前鋒若能敗賊齊力追殺不許先斬首級收兵之後公同割取就於前鋒官軍內審係某人所殺照例報功若有不行爭先割取首級者以軍法處治若不係前鋒官軍朦朧報功違者照例問罪功亦不取如此庶人多奮發爭爲前鋒且絕

冒功之弊○一兵不貴多而貴精兵若不精雖多何益其精之要在乎操習有法必使弓馬閑熟武藝超絕坐作進退之有度攻戰擊刺之不失目識旗幟耳熟金鼓左右前後隨將所使知驅群羊方爲可用故兵法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是知兵須學成方可用戰今各邊將官多尚姑息不肯操練軍士使知節制凡報有賊散亂而或先遣哨馬遠出一遇伏兵輒致潰敗去年大同遊擊將官王果乃其明驗合無兵部通行各邊將官今後照依兵部奏行事例各將所在兵馬着實操練務使武藝精熟騎射便捷勇於赴敵樂於効死各能殺賊以除邊患如再因循致誤邊事國典具存尤難輕宥○一足邊儲臣等有得塩法一事在祖宗時專爲備邊而設發賣有地方私販有禁例是以商人間各邊開中樂於趨赴邊儲充足事幾不誤近年以來各王府奏討食塩及織造段疋皆於此取給并兩京公差官員人等馬快船隻動輒一二百號夾帶私販越境售賣不可勝言故商人得利微細不肯報中塩法阻壞邊儲缺乏弊皆坐此伏望皇上軫念邊儲之重恪遵祖宗之法今後凡有奏討引塩一切停止非邊報緊急不開非商人正名不支戶部仍行移都察院等衙門轉行各該巡塩御史及管河管關等項官員但遇差人等及勢要之家裝載私塩越界發賣